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阅读·连载

加州高铁进退维谷(下)

◆ 胡健

加州高铁进展缓慢，征地动迁是其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据福瑞斯诺当地媒体“福瑞斯诺蜜蜂网”的统计，仅就福瑞斯诺至贝克斯菲尔德沿线而言，铁路建设需要动迁376户，总计1144名当地居民；393家企业，总计近2900名雇员将会失业；永久失去3500英亩（约合14平方公里）的优质农地；分割140多项农业产权，动迁15家农业加工企业；损失3400万美元（约2.1亿美元）农业收入和340个农业工作机会。

这个数字与中国高铁建设的征地动迁相比，真是小数字。但是，却困住了加州高铁前行的步伐。征地动迁2014年起步，遭到了当地农户的抱团抵制。他们责怪铁路会割裂他们最肥沃的土地，损害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近期被披露的联邦报告显示，原定2018年6月前可以交付的福瑞斯诺46公里承包段全部土地使用权，预计将延迟到2019年6月。而中央谷区183公里的土地现在有一半没有搞定。加州高铁全程的用地何时到手，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另外，所有高铁建设都需要通过环境评估与保护修复这一关。被披露的联邦报告显示，一些项目的环境审查时间已经比预期长得多，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高铁管理局计划在2017年完成所有的环境评估，事实上可能要等到2020年才有可能完成。

而这仅是中央山谷地区183公里的环境评估。当加州高铁向两头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延伸，环境评估这一关更难通过。目前，铁路管理局仍在圣加布里埃山进行深入细致的土壤调查，以确保将来在该山区开挖长大隧道的环境安全。

环境审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根据2010年9月与联邦铁路局签订的协议，环境保护成本推算为3.88亿美元。到2016年8月，该机构的官方资料显示，已上升到10.3亿美元，



被称作“查尔斯顿之友”的蒸汽机车1830年被用于美国最早的旅客列车



建于1856年的南卡罗莱纳货运站，弃用后现在在被改造成查尔斯顿游客中心，房前的牌子说明了这段历史

增加了171%。

并且，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更有环保人士起诉加州高铁项目，称项目建设将危害11种濒危物种的生存。

还有，加州高铁的管理团队的一些传闻也是让人着急。高层管理团队缺少具备超大型工程项目管理能力的领导人和有施工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完全依靠一些独立咨询师和承包商的建议做决策。团队士气不足，缺乏开拓者所需要的干劲、闯劲。记得笔者曾在加州高铁建设现场看到，高铁线路开通前的几个月的调试期，每天傍晚方方面面集中在一起开会，提出问题，连夜梳理，第二天落实，并带回落实情况和新的问题，在傍晚的协调会上再提交。每天如此。而美国人本身就不太具备这种连续加班加点的精神。进展不顺，更让一些行政和技术主管相继辞职。

还有人揭露，加州高铁的账目管理低效无序。处理一张发票需要三个月，并且财务记录也混乱糟糕。

相关人员称这是计算机系统的问题。一个世界科技强国背起计算机系统跟不上高铁财务管理这样的黑锅也真是需要相当脸面。

以上这些已经让加州高铁关山重重，无处突围了。俗话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加州高铁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钱。

从账面上看，加州高铁已有160亿美元专项资金。其中，90多亿美元为公债，60多亿美元为奥巴马政府的拨款。按照2008年的预算，加州高铁总投资在650亿美元，有490亿美元的缺口。当时的财务规划：只要工程顺利，后续会有私人投资者加入。毕竟加州是富裕之地，不缺少有钱人，当今金融市场也不缺少风投。如意算盘是：奥巴马保驾8年，希拉里再8年。深蓝总统深蓝州，保不定还会有联邦投资砸进来。

向华盛顿要钱是与虎谋皮

谁曾想屋漏偏逢连夜雨。华盛

顿江山变色，加州这边，工程又磕磕绊绊，所有的节点都一再延期。从征地动迁到环境评估，到材料供应和现场施工，随着时间推移，高铁投资预算不断突破心理价位。最新估计全线需要1000亿美元，比2008年的方案差不多翻倍。

原先寄予厚望的私人资本看来也渐行渐远。项目资金缺口在总预算60%以上，工期一拖再拖，运行利润不知在猴年马月才能兑现。哪个资本家会爽快掏钱打水漂？

再说联邦政府这边，不要说新增拨款。就是原来奥巴马政府承诺的，也有可能变卦。2016年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全面落败。深蓝加州的深蓝州长布朗看来是难以从深蓝总统深蓝国会那里争取到任何支持了。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出身加州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凯文·麦卡锡已经对加州高铁放话了：“现在他们已经不太可能从联邦预算中获得经费了。他们尚未解决存在的问题，

项目计划也显得并不可行。事情的最终结果或许只能是搭个架子而已，他们会不得不中止这项计划。”

而奥巴马承诺的60多亿美元拨款中其实还有10亿没有到账。这笔余款得从新掌权的共和党政府手中去要，这相当于与虎谋皮，基本没有可能。而且，加州的全部14名共和党议员已联名写信给新政府的运输部，要求停止给加州高铁拨款。

再回来那原来铁板钉钉的90多亿美元铁路公债。却发现这笔钱也埋着坑。当时通过的方案是有附加条件的：它必须证明这条高铁不需要运营补贴；它必须确实表明设计的高铁系统保证乘客可以在2小时40分钟内从洛杉矶直达旧金山。

现在为了这笔钱，民主党主导的州政府与反高铁联合体已对簿公堂。州政府请来的律师在提案的行政理解上做足功夫，努力证明政府可以动用这笔公债建高铁。而反对派则竭力阻止，甚至提出再次提交加州居民公投。马拉松诉讼至少暂时锁住了这笔钱。

虽说加州富可敌国。但长年累月的高福利政策拖累了财政。从政府日常开支项中已经挤不出什么钱来支援高铁建设了。加州的立法者决定将该州温室气体许可证拍卖收益的25%划拨给高铁建设。这一项估计每年大约10亿美元。这笔资金对于加州高铁真是杯水车薪。

像以前施瓦辛格当州长时，试图去向亚洲土豪协商“创新融资”，现在也变得不可能。“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被新政府响亮地提了出来。加州高铁也是宁要美国的草，不要外国的苗，坚持高铁列车必须美国自己造。所以，不仅成本难以下降，以“蛋糕”换融资的路也被堵上了。

加州高铁行驶至此，真是进也无望，退也难啊！
摘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12期

玄机无界



达世新

18.招待晚宴

过了会，钟波达感到了腰间手机的震动。拿起一看，所显示的恰是那个“失联”多日、与尤子奇见了面又不辞而别的忻飞！他立时边接通边往外走。电话那头传来的年轻话音透着尴尬，解释说他的手机电池坏了，到了广州才换上。后来又碰到非常情况了，他的手提电脑给人偷了。钟波达心里咯噔一声！但电话那头接着说他手提电脑又失而复得了。警惕的钟波达详细问了找回的过程，并要他保持联络。

钟波达回来轻声把情况告诉给尤子奇。尤子奇的圆脸一下子绷得紧紧的。他最怀疑的莫过于那个自称“大师”的光头了：“不知道他是哪路妖怪？”

上午的报告是在非常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的。钟波达神情满足地站了起来，对尤子奇说：“怎么样，上午收获不小吧？”尤子奇脸上也满是兴奋：“今天会议不错，陈老将军的回忆录也不错，我是双倍收获，重要的是两方面还有某种内在的契合，为我写深度报道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晚上，白天的主会场魔术般地变成了宴会场地，“浦江莱茵之夜”招待晚宴上乐声回荡。钟波达、尤子奇和韩逸相邻而坐。突然近旁传来轻声而亲切的外国女声：“哈罗，中国朋友们，你好！”尤子奇回头一看：“嗨呀，是凯莉！”只见她手托盛着红葡萄酒的酒杯，满面笑容。尤子奇随即把钟波达介绍给凯莉。

“哦，你就是达哥啊？好几次听尤子奇谈到过你了。”她热情地与钟波达碰杯，“幸会，今天可真是一场全球创新思想的盛宴！”凯莉在旁边的空位上坐下。席间大家快乐地举杯，为友谊、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创新发展干杯。

今年德国是主办国，响起了德国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凯莉更兴奋了：“听说这部影片过去在中国热映过，很受欢迎？”“是啊，我印象很深。”钟波达回忆说。“我想是影片中的德国男孩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而在德国像这样的青少年并不稀缺。像布劳恩先生在

研制火箭时，也才是一名中学生。”钟波达感受到了她话语中的优越感，不由接了一句：“呵，中国现在的青年才俊也非常出色，可能凯莉小姐还不曾遇到。”

凯莉继续着她原先的话题：“不知你们对德国了解多吗，去过几次？”“哦，去过，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德国的航空航天起步早，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韩逸坦诚地说。“德国当时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甚至还有军方的背景。我外祖父曾经是德国空军第三军团的……”话说到这里她扫了一眼钟波达和尤子奇。果然，他们都非常惊讶而感兴趣地看着她。

“德国空军第三军团驻扎在巴黎，参谋长克来佩后来担任过德国空军参谋长。”熟悉战史又到德国北约基地采访多次的的尤子奇脱口说道。她点点头：“不过我外公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校官，而是一名技术尉官。我是十六岁时随我父亲移民到了美国。过去曾听他讲过不少战时德国空军的情况。”呵，尉官掌握的情况有时不比将校知道的少。钟波达凝视着凯莉，这真是有诸多特别之处的值得好好琢磨的女人。

就在招待晚宴结束不久，钟波达陪着韩逸走进了灯光依然明亮的陈老将军的病房，只对他俩说起的年轻人忻飞的创造活动更是特别关注，“过去有句话是：谁拥有了青少年就拥有了未来。”他坚持下床，拿出了上好的龙井茶叶招待。“很想念您啊！陈老将军！”韩逸接过茶：“您听说过了吗？在美国有一家著名的飞机制造厂叫臭鼬工厂，大名鼎鼎的侦察机像U2、F-117A都出自这家工厂。”

“你说的F-117A不就是隐身投下海湾战争第一弹的吗？”“对！这家臭鼬工厂的创立者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设计师，名叫凯利·约翰逊，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雇员，但当他的一个设计方案被美国军方采纳后，他就努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我们的歼-10设计师宋文德很赞赏这种做法，还为年轻人翻译的《臭鼬工厂传奇》一书作序，提倡走一条中国式的臭鼬之路，让创意的种子盛开！”

陈老将军沉思半晌后说：“我们要帮助忻飞创新。要在军民融合上多做些尝试！”并要钟波达把他的建议带给杨司令：“只是要注意保密。不能给人偷蛋啊！”

32.北国美人

这位监考老师又说：“所以啊，你可以再认真想一想。其实，在上海搞创作未必就一定会比北京差。当然啰，最后的录取名单上是否有你还是一个未知数。”

看他岁数，与我似乎相差无几。但人家曾经沧海，我却是工厂里的井底之蛙，认知上相差却是木佬佬多——北方话应是：差老鼻子了！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一有消息就告诉我，并言之凿凿地说即使我被录取，那也一定是扩大招生的名单中。本不想，竟一语成讫！不不，更为差劲，一不小心竟从扩招的大名单中滑了出去，于是……于是乎……便成了等而下之的漏网之鱼。

这个名唤J的女孩，出现得很突兀。那时我正排在准考证上盖“复试”大印的不太长也不太短的队列中，蓦然听得有人一路从队首唤将过来：上海管新生，上海管新生……下意识地应了一声，一抬首，却见是一位典型的北国美人：浓眉，大眼，端庄得很。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旁边还有一个男孩，后来方知是北京铝材厂的压延工——和我是同工种的同学。原来他们都是来在初试中被刷下来的考生。

办完了复试手续，大家忽然聊得很是投机，共同的议题便是中戏考试的故事，后来一同涉入了文学和戏剧的河流中。这可是一个可以永远聊下去的永无止境的大河呵。

J女孩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一大跳，说，我崇拜上海人！J女孩娓娓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上海人特聪明，大的不说往小里说，所有女性衣服的扣子都是和男性的不一样，男的在右，女的偏偏在左，这是全国具有唯一性的。接着J女孩又如数家珍地说起了北京的大作家大剧作家，几乎都没有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在她之前，似乎都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归纳法。初听，荒诞！细细思量，信然。最后J女孩悄悄说出了一个北京女孩共有的秘密：嫁人要嫁上海郎——上海男人特温柔特懂得疼女人。这当是首选，而后才是高干子弟、名人后代。不知J女孩说的是真是假，但起码这当是她和她的小姐妹们的择偶标准。

一直到复试，到离开北京，这两位北京朋友经常到我的下榻处吹海聊，谈文学谈戏剧谈创作。终于有一天，我这榆木脑瓜开窍了，顿悟了，于是在他们来告别的那个晚上，在胡同里，我变得特像北京人一样直爽，说，鄙人已经成家了，马上就要有第二代了。

J女孩愣愣地望着我，无语。北京男孩呢，独自仰望明月。就在这时，多变的北京天气也来凑了一把热闹，无缘无故地卷起一阵狂风，挟裹着沙子石子漫天飞舞，将天边月瞬时卷了个不见踪影。

北京男孩急急地说，快回家吧！J女孩跟着走了几步，蓦然回首，说，我等你考进中戏！呵呵，她当然没能等到，因为我……虽然考试成绩还不错，但还是落榜于复试。他们走了，遗下一地凄凉的夜色，无人清扫。第二天，我踏上了返沪的路程。

两三年后，J女孩忽然独自来到了上海。找我。我和妻子予以了热情的接待，陪伴在上海观景逛街购物。离别在上海北火车站。J女孩慷慨而吟诵起了柳咏那一阙脍炙人口的《雨霖铃》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无一字疏漏无一词落下无一韵一辙不合。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好听。转首望J女孩。蓦然间泪洒满脸，一扭身，绝尘而去……

不太久之后，听说J女孩结婚了，嫁给了上海人的近邻——浙江一人名后裔，一同到香港定居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原本便是古老的传统。然而，在当年却有许许多多戒律，弄得你婚也没法婚，嫁也无法嫁。

结婚的前奏曲之一是拍结婚照。如今拍结婚照的排场可是海了去：摄影棚、公园、江堤、海边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租架直升机玩个“空降兵”或借艘游艇弄个“水上飞”的，但见个个卖弄风情搔首弄姿男欢女爱，pose想怎么摆就怎么乱摆，无人干涉。可我们那个时候不行，动辄便换上了高压线的边。

工人新村

管新生

